

让古籍可听，古曲可观

□ 陈红彦 赵大莹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从早期人类生存中最原始的律动，到今天世界各国丰富的音乐形式，她记录着世界文明的脚步。

五千年文明史，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音乐也同样源远流长。早在文字发明之前，我们的祖先在不断的繁衍和进化中，便孕育了音乐。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载体，作为一个善于用文献记载历史的民族，中华先贤在漫长的音乐发展之路上给我们留下了卷帙浩繁的音乐文献。从先秦乐官汇集《诗》三百篇，孔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认知和删“六经”整理音乐文献，从两千年前《乐记》《吕氏春秋》对音乐的论述到《晋书·乐志》“是以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其角声，使人倾隐而仁爱；闻其徵声，使人乐养而好使；闻其羽声，使人恭俭而好礼”——可见音乐的教化功能。

对“五音”可以把握人的性格与行为的认识，再到明代朱载堉《乐律全书》形成“十二平均律”理论以及其后异彩纷呈的音乐形式。古代音乐文献类型，主要有正史中的乐志、律志；专史、会编中的音乐专题；类书中的音乐文献；音乐篇章和专著。林林总总，体例各异，其丰富多彩，令今人感叹。而音乐文献与音乐实践，也从黄钟大吕到洞箫牧笛，从乐府到教坊，雅俗变幻，渗透在世间的每一个角落。

春秋时期，华夏大地百家争鸣的浪潮中，最早的“宫商角徵羽”的名称见于距今2600余年的春秋时期，在《管子·地员篇》中，记载有通过数学运算获得“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的科学方法，这就是中国音乐史上著名的“三分损益法”。这从理论上奠定了我国古代乐律学的基础。

周朝时，“大司乐”设立，政府部门有了管理音乐的机构。周秦音乐文化是中国音乐高度发展的重要坐标。

公元前221年，中央集权的秦王朝为适应政治上大一统和文化管理上一体化的需要，曾设有专门管理音乐的官署——乐府。之后的西汉政权，又扩大了乐府的机构和职能，当时政府重视民间俗乐，令乐府四出收集“赵、代、秦、楚之讴”，兼收并蓄，西域、北狄等边远民族的音乐与中原音乐在融合。

魏晋南北朝期间，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民族迁移让边疆、异域的音乐文化同中原音乐文化产生了广泛交流，在音乐史上成为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隋唐时南北重新统一，文化的开放，对外来音乐文化的兼容并蓄，更使音乐达到了一个发展高峰。

宋代都市经济逐渐繁荣，市民阶层扩大。社会音乐活动的重心由宫廷走向世俗。瓦肆勾栏之中，词调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得到迅速发展。

明清时期，随着手工业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音乐逐渐成为音乐的主流，说唱、戏曲音乐、民间歌舞，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律即音律，古人认为，帝王管理各种事务，并创立各种规则，使得万物各有节律，并朝一定方向发展，而万物都受六律的控制，六律是万物的根本。

“六律”，其实是指古代乐音的“十二律”，即“六律”和“六吕”。“六律”指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和无射；“六吕”指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和应钟。“黄钟大吕”后来成了一个成语，形容音乐或文辞庄严、和谐。

在古人心中，音乐与政治相通。宫声好比君主，宫声紊乱，音乐就显得荒废，君主必定放纵；商声好比大臣，商声紊乱，音乐就显得邪僻，大臣必定败坏；角声好比人民，角声紊乱，音乐就显得忧郁，人民必定怨恨；徵声好比政事，徵声紊乱，音乐就显得悲哀，政事必定繁重；羽声好比器物，羽声紊乱，音乐就显得高危，财物必定匮乏。

在古人的心中，六律对于战争，“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就是说观察敌人的动向就能知道吉凶，听闻敌人的声音就能效验胜负。周武王伐纣，从律管的回声，感受到了殷商的肃杀之气，而武王的军声则与宫声相合（宫声可对应君主）。

在古人的心中，礼和乐就像兄弟，和而不同。音乐为了求同，礼仪是为了存异。音乐是天地和顺的表现；礼仪是天地秩序的反映，音乐的最高境界是和谐。

音律和历法是上天用来运行“五行”（金、木、水、火、土）和“八正”（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之气的，并以此来促进万物的成熟。将黄钟大吕等十二律和角、亢等二十八宿、甲乙丙丁等十天干、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对应论述；广泛联系，无所不在。

《史记·乐书》主题虽然是音乐，却是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模型在讲述道理。古代真实的音乐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乐理，有什么样的乐谱，不得而知。答案或许在“六经”之一的《乐经》中，但可惜的是，《乐经》失传久矣。

《列子·汤问》记载春秋时期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互为知音的故事。晋国琴师伯牙抚琴，无论志在高山还是流水，楚国樵夫钟子期总能会意，充分理解伯牙琴音的表达。“高山流水”遂成为知音的代称，也喻琴音的绝妙。“高山流水”的故事后又被《吕氏春秋·本味》补充为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生不复鼓琴，意在说明知音难觅、痛失知音的情感。高山流水的故事也被后世传为佳话美谈，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开篇便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高山流水》古琴曲为中国十大古曲之一，本为一曲，在唐代分为《高山》《流水》二曲。《高山流水》曲谱最早见于明代朱权《神奇秘谱》，归入《太古神品》中，书中记载唐谱

《高山》为四段，《流水》为八段。今所见《流水》一曲多为清代四川琴师张孔山所改编的九段曲，其充分运用“泛音、滚、拂、绰、注、上、下”等指法，以“起、承、转、合”四部分描绘了流水的各种动态，抒发了志在流水、智者乐水之意。现在广为流传的《高山流水》一曲，是近代琴家侯作吾根据清人唐彝铭所编《天闻阁琴谱》中的《高山》《流水》二曲谱糅合而成。民国以后，古筝艺术家取材伯牙子期的故事创作古筝曲《高山流水》，亦成为如今古筝的代表曲目之一。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载体，音乐理论、音乐曲谱、乐器、音乐机构等都是通过古籍的记载和音乐一起流传的。古曲可以从古籍中溯源，古籍通过古曲呈现。

2022年3月中国煤矿文工团徐晋书记带队来国家图书馆调研，调研中熊远明馆长、陈樱副馆长与徐晋书记达成共识，双方合作，让古籍活化，让古曲永传，达成以“古籍中的古曲”为主题的合作项目。合作聚焦于发掘古籍中的传统音乐资源，又限于古琴谱、曲谱、歌曲、戏剧等类型，侧重从源头出发，呈现中国古代文学与音乐的发展脉络，展现历史作品的时代精神，激发古籍中的古曲的新活力。

此项合作，一方面是通过宣传古籍里承载的优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古籍保护的意识与实践，另一方面通过创作具有文化内涵、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作品，来“以文化人”，“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焕发新面貌”，担负起文化工作者“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使命。

其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与经营管理处、国图创新公司和煤矿文工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所的专家多次思想碰撞，我们遴选出《诗经》《楚辞》《乐府诗集》《太古遗音》《东坡乐府》《神奇秘谱》作为创作素材，从屈原到李白，从苏轼到岳飞，经过音乐家的精心创作，精彩呈现在观众面前，我们指尖轻触翩然翻转的书叶，成为古琴、琵琶、古筝、甚至提琴的和鸣，历史与现实，古籍与古曲，皆在此刻相遇，惊艳了时光。

在国家图书馆迎来113年华诞的时候，三方精心打造，以大历史观、大时代观萃取题材，将卷帙浩繁的古代典籍凝练为“汇流澄鉴”“望月怀远”“人生况味”三场主题演出，分别在9月3日、9月10日（中秋节）、9月11日在国家图书馆音乐厅演出。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一轮圆满的中秋月见证，古籍的活化温柔了岁月，美化了生活，也会成为下一步继续打造文化精品，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动力。